

风尚悦读

人文经典

华章
系列

经典，改变气质。

世界
文学史上

最

美的
散文

SHI JIE WEN
XUE SHI SHANG
ZUI MEI DE
SAN WEN

彭国梁
选编

把心灵放在
自然之中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风尚悦读

—— 经典，改变气质。 ——

世界文学史上最美丽的散文

SHI JIE WEN
XUE SHI SHANG
ZUI MEI DE
SAN WEN

彭国梁选编

把心灵放在自然之中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心灵安放在自然之中 / 彭国梁编.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1 (风尚悦读)

ISBN 978-7-5404-5287-2

I. ①把… II. ①彭…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57982号

世界文学史上最美的散文——把心灵安放在自然之中

选 编：彭国梁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陈新文

整体设计：吴学军、进 子、涂 灵、刘春瑶、郭 燕、黄 芸

排版制作：佳直设计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邮编：410014)

<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雅高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13.75

印数：1-9,000

书号：ISBN 978-7-5404-5287-2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英国YINGGUO

- 大地的面纱 / 001
- 自然的秘密是隐蔽的 / 005
- 松林中的一夜 / 007
- 雨中浪漫情调 / 011
- 仙境 / 014
- 我的树林 / 017
- 神圣的茶叶 / 020
- 致约翰·汉密尔顿·雷诺兹 / 025
- 鸟语啁啾 / 027

美国MEIGUO

-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 031
- 威尼斯札记 / 035
- 花蕊的奥秘 / 038
- 环境的忧虑 / 041
- 自然 / 044
- 野蜂 / 047
- 最后的山 / 051
- 像黄鼠狼那样地生活 / 054

法国FAGUO

- 一切都是自然造成的 / 058
- 筷子 / 062
- 运河上的小憩 / 064
- 环境对文明的影响 / 066



田野里的蜜蜂 / 071

美丽的多罗泰 / 073

海之美 / 075

沙漠 / 078

山·注视 / 080

形象的捕捉者 / 083

麻雀岛 / 085

相逢于塞纳河上 / 085

最古的物类 / 090

德国DEGUO

美的快感 / 092

哈尔茨山游记节选 / 093

日本RIBEN

接触大自然 / 099

麦田 / 101

古之浅草 / 103

夕阳 / 105

在法国的松林中 / 108

冬天的温泉 / 111

印度YINDU

噪音 / 114

地球 / 116

阿拉伯地区

ALABODIQU

大海的启迪 / 119

被毁的再生自然 / 121

大地的忠诚 / 123





西班牙 / 拉美国家

XIBANYA / LAMEIGUOJIA

玫瑰树根 / 125

雨夜 / 127

大自然的颂歌 / 128

俄罗斯 ELUOSI

沼泽地 / 130

水下公墓 / 133

回游的鱼 / 135

大自然 / 137

牛蒡花 / 139

火光 / 141

人类的镜子 / 142

东欧及其他

DONGOUJIQITA

乌云和彩虹 / 145

文明是关于自然的教育 / 148

地球的极限 / 150

画家与自然 / 154

夜莺之歌 / 157

野花 / 159

岩石上的城堡 / 163

人间最美的坟墓 / 165

中国 ZHONGGUO

骆驼 /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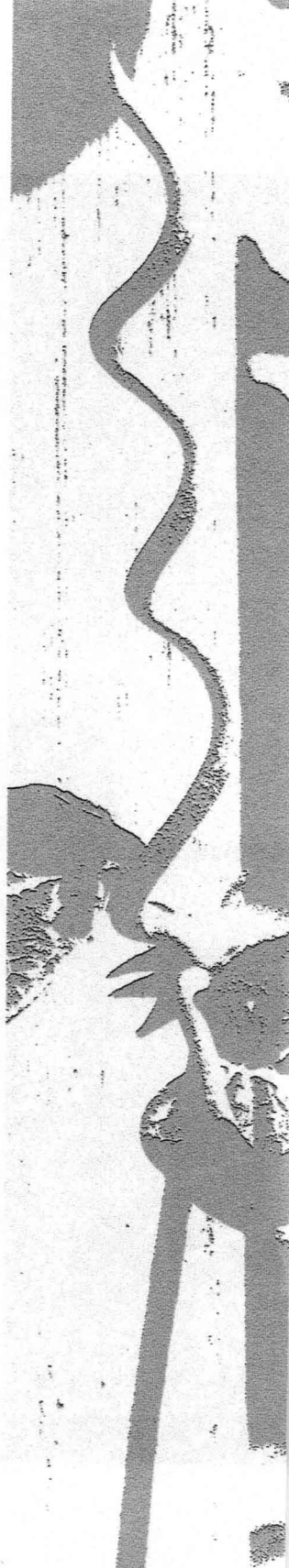
雪晚归船 / 169

红叶 / 171

月下 /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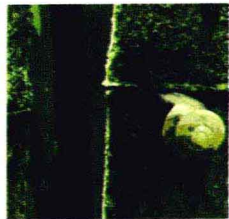


初渡红海 / 176
牵牛 / 179
白马湖之冬 / 181
青岛的树 / 183
咬菜根 / 186
青纱帐 / 188
夜的奇迹 / 190
匆匆 / 192
向光明走去 / 193
野花香醉后 / 195
说避暑之益 / 198
杨柳 / 201
秋雨 / 204
沙滩 / 205
后记 / 209



大地的面纱

J. 拉斯金【英】
黄伟【译】



“修整它并守护它。”^①人们非但没有守护这园子，且施以蹂躏——掠其鲜花饲养战马，劈其树木制成成长矛！

“并在东边设置火焰之剑。”^②

它的火焰永不熄灭了？把守这路径的大门再不开启了？或勿宁说我们已没有进入的欲求了？为什么可以这样设想：即便我们曾选择回归之路，也无法赢得那最初的乐园？谁都知道，那曾是个花朵遍野的地方。那么好吧：无论哪里，只要我们表示容忍，花朵便努力生长，我们愈是平和，它们愈是繁茂。的确，这本应是花的堕落，一如人的堕落；然而，我们这等生物既然想不出有什么比玫瑰与百合更令人喜爱，那么只要我们愿意，这些花草就应为我们生长：株株并立、叶叶交错，直至将它们的雪白与紫红铺满大地。伊甸园曾遍地浓荫宜人，道旁果实累累。那么好吧：是什么从中阻挠使我不去用宜人的树荫、纯洁的花朵和漂亮的果实来覆盖这个世界？是谁不准那些山谷沟壑覆以五谷而呈欢欣景象？是谁阻碍那鬼气森森、杳无人迹的黑暗森林变成无边的果园：以细嫩的花瓣雪一样地落满那远接四月微明地平线的群山、簇拥的果实涨红秋天大地的面

①语出《圣经》：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后，把他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整并守护那园子。

②语出《圣经》：亚当、夏娃偷尝禁果，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尔后又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置四面转动发出火焰的剑，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颊？然而谁都知道，伊甸乐园曾是个和平的地方，所有的动物都曾是温和的仆人。那么好吧：这个世界还会是和平的所在，如果我们都是和平的守护者；我们还会得到其造物温和的服侍，如果对它施以温和的统治。但是，只要我们以猎杀鸟兽为乐，只要我们选择的斗争对手是我们的同类而不是我们的过错，并将草地变成战场而不是牧场——那么，无可怀疑，火焰之剑将继续四面转动，伊甸园之门将紧闭不开，直至我们压下自身那更加强烈的情焰，并推倒我们的更为紧闭的心灵之门。

每当我想到人类初时受命看护的花草树木为报照料之恩向人们做出的贡献，以及它们仍将做出的贡献——只要人们允许它们发挥作用，或者完成对它们的应尽职责，我便身不由己地愈发体察到这一点。草木身内蓄藏着怎样的永无穷尽的奇异：靠着它，大地才成为人的伴侣，成为人的朋友与师长！在我们从大地的岩层中寻绎出的环境里，只能看见人类生存的准备状态；人得以在大地安全存活并易于劳作所需的种种特在这些方面，大地不曾现出生命的积极迹象；然而，对于大地，草木有如一颗未完成的心灵，是被安排迎接人类的心灵的。大地在其深处，除去那水晶石般的缓慢变化，必是一片死寂；但在人类面对并与之打交道的表层，大地对我们的恩赐是一层由中间生命构成的奇异面纱：它呼吸，而无声息；活动，而不能离开命定的所在；度过生命，而无意识，面对死亡不知痛苦；身着青春的美丽，没有它的激情；近于衰年的虚弱，没有它的遗憾。

完全屈从于我们，所任我们摆布，这神秘的中间生命有着强健的机能，相比之下，我们对待这不知痛苦的生物的做法却很不负责任；正是在这神秘的中间生命里面，聚集着我们所需的来自外部世界的大部分快乐，记载着我们应记取的教训，各种珍贵的恩赐与教益都连结于大地与人类中间的这一环节：上帝日日以美丽的生命为人准备下的大地，奇妙地适





合于人的全部需求、欲望及戒律。先以一层地毯为他把大地弄得松软，再用多彩的锦绣图案覆盖其上；然后有高处伸展的枝叶遮蔽太阳的炎热，也遮蔽落下的雨水：这样它便不会很快被蒸成云雾，而留下来滋养苔藓间的泉水。支撑这枝叶的树木，易于砍伐，却坚韧而质轻，用来为人建造房屋或是工具（矛杆或犁把，就看他的心情如何了）；太硬了，不能用——这曾有过的；韧性不够，不能用；弹性不够，不能用。冬天来临，浓荫的树叶落去，好让太阳温暖大地；留下那些粗枝，撕破强劲的寒风；传宗接代的种子，却生得美丽可人，数量极多且种类无限，全为投合人的需要，或满足他的幻想，或提供服务：冰凉的汁液，四溢的香气、香脂与熏香，润和的油脂，防腐松香，止血与退热药剂，或者催眠的魔力；所有这些都以变化无穷的姿态呈献出来。或脆弱或有力，或柔软或强硬，深深浅浅，方方面面；或垂直挺立如庙堂的廊柱，或四处蔓延如委地的无力卷须；强有力的下肢与臂膀，面对一年又一年的风暴，不屈不挠，而又随着夏日小溪的轻柔节奏摆动不已。根须穿透坚硬的岩石，而又维系着松散的沙粒；或舒展于烈日炎炎的沙漠，或隐没于细细的流水与黑暗的洞中；枝枝叶叶交错成绵延的原野，在每一涌起的海潮之下，摇曳不绝，为茫茫山峰罩上斑斓的无边薄雾，也将慈爱的柔情与纯真的快乐带给家家村舍。

如此全面地为我们着想，生得如此美好，只为成为食物、成为房屋和以及我们手中的工具，这种植物——理应获得我们的无限深情和崇敬——其得到此类情感的多寡，几乎成了我们是否具备适合的心性与生活方式的绝好验证；这样，谁要是对他生活中遇到的树木表现出足够的爱，在心性与生活方式这两方面都不会有太大的错处，而谁要是不爱它们，那么在这两方面肯定都错了。当然，没有树木并非绝对不行，对航海者来说，大海和天空便是他们所需的伟大伴侣；并且许多高贵的心灵就是在昏暗的石壁之间^③获得应有的最佳教育的。然而，只要人类的生命被投在树木生长的地方，对它们的爱便是对其纯洁性的可靠验证。这里有个令人遗憾的证据表明这个世界某些方面不大对头：“乡村”，其单纯意义是指农田和树木的所在，现在却成了对其居住者责难的来源，“乡下人、农夫、乡巴佬、村夫、村民”等词表示的都是粗鲁无知之人的意思，与“城里人”“市民”之类正好相反。对这些词的用法或此用法表示的恶意，我们多少有点过于平和地接

③昏暗的石壁之间，大概指修道院一类的场所。



受下来了；乡村的人们一定粗鲁，城里的人们一定文雅：好像这是必需的，天经地义的。而我相信，在世界进程的某些阶段上，上面两种生活方式的结果恰好相反；从事实的新角度看，我们可以强迫自己接受词语的另一种用法，这样就会发觉我们说：某某人非常文雅可他真够土气的；某某人非常粗鲁，缺乏教养——他真够都市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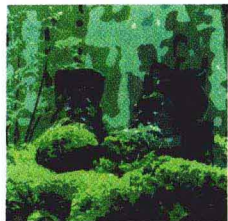
不管怎么说，由于我们在这世界上的种种劣迹，城市迄今已获得了好名声；其最突出的原因是我们彼此争斗的坏习惯。在中世纪，没有一片土地能够免遭蹂躏，每一乡间狭路都是为强盗准备的安全通道，喜欢太平的人们自然聚集城市，闭门不出，尽可能地少建穿越乡村的道路；而在欧洲土地上播种收割的人们只是那些贵族的仆人和奴隶。贵族对所有农事的蔑视，只有僧侣能够接受教育的简单事实，使得欧洲陷入自然现象对之无能为力的一种心境；躯体和理性在无目的战争中丧失了自身的存在，对词语的沉思毫无意义。在修道院和比武场，人们用剑和诡辩学到了敏捷伶俐，他们把这误作教育；并将上帝创造的宽广世界看成主要是操练马匹或生长食物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绝妙的典型，表明人们的激情如何对大地的完美视而不见：在保罗·乌切洛的圣埃吉狄奥之战那幅画中，两军在一条乡村大道上遭遇，道旁有一排野玫瑰的花篱；娇嫩的红色花朵在一顶顶头盔之上摆动，在根根低垂的长矛之下闪耀。同样，整个大自然现在只能在头盔羽毛饰的摆动中显示给人类；有时，我想起地上的那些树，以其不完全的生命，在温暖的春日里向人们徒劳地伸开它们单纯的叶子，便不禁感到这类存在物的悲哀；沿所有英格兰的山谷，在山毛榉投下斑驳树荫的地方，只有弯弓的贼子和马背上那漫不经心地追逐猎物的国王；而法兰西温柔的河流的两旁，排成长列的白杨在晨昏微明中摆动身躯，只为透过它们交错的树干展现远方地平线上燃烧城市的火焰；在亚平宁山脉美丽的峡谷中，盘绕的橄榄树下掩藏了反叛的伏兵；而在其溪谷的草地上，一天又一天，黎明时雪白的百合在落日当中淌出血红。



自然的秘密是隐蔽的

休谟【英】
洪谦【译】



我们确乎必须承认，自然使我们与它所有的秘密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它只让我们认识事物的少数表面性质，至于那些为事物的影响完全依靠的力量和原则，它是掩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的。我们的感官只告诉我们面包的颜色、重量和硬度，至于面包所具有的那些适于营养和补益人的身体的性质，无论感官或理性都是不能告诉我们的。视觉或触觉固然可以将物体的真实运动的观念传达给我们，但是有一种奇妙的能力或力量，使运动的物体在连续的位移中一直前进，物体除了把它传达给别的物体以外，从来不会失掉它。对于这种力量，我们是不能形成一点观念的。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知道自然的能力和原则，当我们看到同样的感性性质时，却总是假定它们也具有同样的秘密能力，而且还期待它们产生出与我们过去经验到的结果相似的结果。如果有一件物体摆在我们面前，它的颜色和硬度和我们所吃过的面包相同，我们就会毫不踌躇地重复以前的实验，并且预先断言，它将给我们与以前同样的营养和补益。这一个心理过程或思想过程，我很愿意认识它的基础。从各方面来看，我们都必须承认，在感性性质和秘密力量之间，并没有前面所说的那种联系；因此，心灵通过对于它们本性的任何认识，也不能作出这样一种结论，认为它们中间有恒常的、有规律的联系。至于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承认，只是提供出关于一定事物以及认识这些事物的一定时间的直接、确定的报告。但是，何以这种经验可以





扩张到未来，扩张到以我们认为仅仅在表面上相似的其他事物上面呢？这正是我要想追问的主要问题。我以前吃过的面包固然给了我营养，就是说，一个具有这样一些感性性质的物体，在那个时候，是带有那样的秘密能力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出，别的面包在别的时候也一定对于我有营养，而且相似的感性性质总是一定带着相似的秘密能力呢？这个结论看来决不是必然的。至少我们必须承认在这里有一种由心灵推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步骤，有一种思想过程和一种推论过程，需要我们加以解释。下列的两个命题决不是一样的：一个命题是：

“我曾经见到这样一个事物经常有这样一个结果跟随着”，另一个命题是：“我预先见到别的表面上相似的事物也会有相似的结果跟随着”。我承认一个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命题里正确地推论出来，而且我知道事实上它经常是这样推论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坚持这个推论是由一串推论作出来的，我希望你将这个推理提示出来。这两个命题之间的联系并不是直觉的。如果这个结论真是由推理和论证推出的，便需要一个中介，心灵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才能作出这样的推论。这个中介是什么呢？我必须承认，这是我所不能了解的。



松林中的一夜

史蒂文生【英】
倪庆饴【译】



在布内玛尔吃过饭后，虽则时间已迟，我却出发去攀登洛泽尔山的一角。一条界限不清的赶牲口的石径指引我向前；我遇到将近半打从山上树林里下来的牛车，每一车都装载着过冬烧火用的一棵完整的松树。在这座寒冷的山梁上位置并不算挺高的林子的尽头处，我向左沿一条松林中的小径走去，直到一片绿草如茵的小谷才停步，这里有一条小溪，它流经几块石头的地方刚好形成一个自来水龙头似的小小喷嘴供我使用。“在一个更为圣洁的或与世隔绝的地方……既没有水仙，也没有山神出没。”^①那些树木的年龄并不老，但它们沿着林中的空地密密地生长；除开东北方遥远的山顶的上方或头顶上的天空就没有可以看到外面的空隙；在这里露宿使人有一种在私室内那样的安全可靠之感。我把自己的一切安排好，喂过慕德斯婷后，天已向晚了。我把睡袋扣到膝盖，美美地进了一餐；一等太阳落下，把帽子一拉盖着眼睛就进入梦乡。

在户内，夜晚是一段单调得要命的时间，但在露天，它却轻轻松松地就过去了，伴随着它的还有繁星，露水和花香；大自然的面貌每个时辰都可看到变化。睡眠对那些遭到墙壁与帷幕窒息的人们来说似乎是暂时的死亡，而对露宿田野的人们却仅仅是轻快和富有生气的安息。整晚他能听到大自然深沉而舒畅地呼吸，甚至在她休

①引自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长诗《失乐园》。





憩的时候，她还翻身，微笑；有一个使人激动的时刻是住在户内的人们所不知道的，那就是当醒意传遍睡乡，整个户外的世界都起身之际。此时雄鸡初唱，并不是报晓，而是像一个快活的守夜人催促夜晚消逝。牧场上的牛群醒来了，带露的山坡上绵羊在进早餐，在蕨草中间又找到一个新栏；那些跟宿鸟同时躺下的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张开他们迷糊的眼睛而看到夜色的美。

由于什么难以听到的招呼，由于大自然什么样的温存的触摸，而使那些睡着的人在同一个时候苏醒呢？是繁星撒落的信息？还是我们分担着我们休息着的身体底下大地母亲的某种兴奋！甚至牧人和乡村老人，他们是极其熟悉这种神奇现象的，也猜不透夜的这种苏醒方式与目的的奥秘。将近早晨两点，他们宣布是时候了；只知道这点，也不求多知。那至少是一桩愉快的事情吧。我们在微睡中被搅醒，如用词华丽的蒙田^②所谓：“以便我们更好地和有所感地品味它。”我有了一个仰视星河的机会。某些人的精神上，在思忖到我们是跟周围一切露天的生灵分享这种冲动，而又逃开了巴士底狱^③的文明，暂时成为一种纯然的温和动物和大自然的羊群中的一分子时，会有一种特别的愉快吧。

我置身于松林之中，当那个时辰来到我跟前时，我苏醒了，而且口渴。我的水罐就在身旁，还有半罐水。我一气喝干。这罐凉水流遍我的脏腑之后，我感到完全清醒过来，坐起身，点燃一支烟，星光熠熠，带有色泽，宛如宝石一般，却又不凛冽。代替银河的是一团稀薄的银色的云雾。我的周围，黝黑的枞树尖顶挺立着动也不动。借助驮鞍的反光，我看到慕德斯婷在系绳所及的范围内兜圈子；我能听到她从容

②米歇尔·爱葵姆·德·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作家，引文出自他的作品《谈经验》。

③法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封建王朝拘禁政治犯的地方。

地嚼草皮的声音；但是除开小溪流过石头的难以形容而又平静的低语外，此外却没有什么声息了。我懒洋洋地躺着抽烟，琢磨着天色，也就是我们所谓虚无缥缈的空间，它在松林的后方呈露出一一种带淡红的灰色，而在星星与星星之间却呈露出一一种带光泽的青黛色。似乎为了更像一个小孩，我带着一只银戒指。每当我举起或放下烟卷，这时都能看到那微微的闪光；每吸一口烟，我的手的内侧就给照亮了，有一瞬间成为这片景色中的最高光亮点。

一丝轻风，说像一股气流，不如说更像一股挪动着的凉意，不时地从空中降到空地上，所以即使在我宏大的寝室内空气也是整晚更新着。一想起夏塞拉德的小客店和成堆的睡帽，一想起那些办事员和学生们夜晚的壮举，一想起热气腾腾的剧院和万能钥匙与气闷的房间，我就害怕。这既是一种我经常享受不到的比较不受干扰的安静，同时也是一种我经常感觉不到的不依赖物质维持的境界。外在的世界，我们就是从那里退处室内的，不管怎样似乎是一个温和的可以居住的地方，一宿又一宿地，在那上帝保留着露天之家的野地里已经替人把床铺整理好等着他去。我认为我重新发现了对野蛮人显示出来，而对政治经济学家却加以隐盖的真理之一。至少，我为自己发现了一种愉快的事情。然而即使在我的孤独中感到兴高采烈，我还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缺憾。我希望在星光之下有一个同伴躺在我身旁，沉默不动，但却触摸得到。因为甚至有一种比孤独更能使人心情平静的情谊，如果正确地加以理解，它可以使孤独完美。跟一个所爱的女子在室外生活是一切生活中最为圆满和自由的。

我这样躺着，时而满足，时而又向往点什么，一丝微弱的声息穿过松林悄悄地向我靠近。最初我想那是某个很远的农庄上的鸡鸣或犬吠；但它从容而逐渐地在我耳边清晰可辨，随后我意识到在谷中的公路上有一个行人正走过去，他一边走着一边高声歌唱。在他的演唱中良好意愿的成分比优美要多些；但是他引吭高歌，他的歌声在山腰上回荡，使绿叶葱茏的山谷都为之震动。我听到过人们在夜晚穿过沉睡的城市；他们当中有人唱歌；我记得有一个人还大声地吹风笛。我听到过在几个小时的寂静之后猝然响起的大车和四轮马车的吱嘎声，我躺在床上，它在我的耳际响了好几分钟。所有在夜阑人静的时分处身户外的人，身上全具有一种传奇的意味。我们心怀不安地试猜他们的行径。但是这次在这里有双重传奇意味，第一位快乐的行人，内心给烧酒点上一把火，把他的声音变成音乐在夜空扩散；另一方面，我躺在扣上的睡袋里，独自在松林抽烟，与迢迢的明星遥遥相守。

在我再度醒来的时候（九月二十九日，星期天），有许多星星已经消逝，只有



那些伴我度过一宿的比較强有力的仍然在碧霄荧荧可见，朝东方看去远远地有一片朦胧的微光出现在天边，宛如我头遭醒来时看到的银河。白昼已经迫在眉睫。我点上灯盏，借助它的萤火似的光亮穿上靴子和绑腿套；掰碎一些面包给慕德斯婷作饲料，在水龙头下灌满水罐，点上酒精灯给我自己煮沸一点巧克力。青色的幽暗曾长时间滞留在我那么酣睡过的林中空地上，然而顺着维瓦雷^④山顶一道宽阔的橘红色的光带很快融成一片金色的光辉。对白昼妩媚可爱的姗姗而来，我心头充溢着庄严的欢悦。我听到小溪快乐的潺潺声；我往周围寻找一点什么美丽而出乎意外的东西；可是仍然乌黑的松树，空空如也的林中空地，嚼草的驴子，形状依然，什么也没有改变而只有光明，确实如此；它赋予一切以一种盎然的生意与宁静下的活力，使我感动得达到一种奇异的高兴的境界。

我喝着巧克力茶，虽说它不浓，却是热乎的，在四处溜达，在林中空地上走来走去。在我这样磨蹭的时候，一阵平稳的风，像一声沉重的叹息那么长，带着清晨的寒意直吹过来，它冷得使我打喷嚏。近处的树木墨黑的叶子因为受到吹拂而摇曳；我看到沿着山崖生长的远处的松树，它们的树梢在东方金色的背景下微微地前后摆动。十分钟以后，一边沿着山坡飞快地铺满阳光，一边它又把阴影与光花撒下，白天已经完全到来了。

我赶紧整理我的行李，做好攀登在我前面的陡坡的准备，可是我心里有个想法。那只是一种玄想，然而有时却是缠人的。我受到了最好客的接待，又在绿色的商队客店^⑤里为我按时地安排了食宿。房间的空气流通，供水好极了，黎明准时把我唤醒。且不说那些挂毯和无与伦比的天花板，也不说我从窗口看去可以尽收眼底的风光，我觉得由于所有这些慷慨的接待我欠了什么人一笔盛情。因而用有些可笑的方式我在草地上留下几个银币，足够偿付我一宿的代价，这样使我愉快。我相信这不会落到什么富裕而小气的赶车人手里。

④今称阿岱谢省。

⑤这里原文为caravanseraï指东方国家商队或旅行队的客店，通常四周有宽大的院子。